

也,人而无心,无异行尸走肉。扩而大之,引伸开去,所谓“为天地立心”,乃是为国家和民族确立根本。这个根本用今天的话来讲,就是要确立和坚守共同的文化信仰,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。第二句讲“为生民立命”。命者道也,所谓道,用今天的话来讲,就是全体国民共同的价值追求,是每个同胞都要去确立和坚守的精神目标。第三句讲“为往圣继绝学”。这句话本有特定的接受对象,要求每一个学人去身体力行,明确自身的学术使命。逾越历史的局限,赋予新的时代内涵,这句话讲的就是要弘扬和坚守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。最后一句“为万世开太平”,也就是要为子孙万代谋福祉,讲的是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,都应该确立和坚守社会责任。

“横渠四为”是张载思想的精髓,也是关学精神的精髓。《关学文库》的问世,在关陇大地树立起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。参加文库编纂、出版的专家,用创造性的辛勤劳动,在这座里程碑上镌刻上两行大字,第一行是“做深化关学研究”,第二是“做弘扬关学精神”。深化关学研究,归根到底是为了弘扬关学精神。因此,这座里程碑我们可以称之为弘扬关学精神的里程碑——祝贺《关学文库》出版。谢谢!

(本文作者: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原历史研究所所长)

“关学”:在研究中延续 ——《关学文库》的意义 杨国荣

关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理解,狭义的关学主要指张载及其弟子之学,广义的关学则从张载之后延续至元明清乃至近代。宽泛而言,具有地域性的学派,总是既涉及空间,又关乎时间。关学作为一种学派,不管作狭义的理解还是广义的理解,同样也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。从空间上说,它与关中这一特定地域密切相关;就时间而言,它则涉及历史的延续过程。

从整体形态看,历史中的中国思想既包含普遍性,也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。就具体的学派而言,其中则既包含与地域性相关的特点,也体现了中国思想的普遍性品格。对学派的研究,一方面能够深化对中国思想普遍内涵的理解,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把握其多样的形态。通过对关学文献的系统整理、研究,《关学文库》具体地展现了以上两重视域,其意义不仅在于推进对特定学派的理解,而且在更广意义上为把握中国思想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视角。

作为学派,关学奠基于张载,其基本特点也与张载的思想难以分开。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看,张载的思想首先体现于天道。在张载那里,天道的关注与气的阐发联系在一起。冯从吾概括关学精神,认为其特点之一在于“穷神化”,也涉及以上方面。太虚即气,是张载的基本命题。在哲学上,“虚”常常被理解为无(道家)、空(佛教),由空和无,进一步又引向对世界实在性的消解。张载则把“虚”视为气的本来形态,而非不存在,由此在本原层面论证了世界的实在性。以太虚作为气的本来形态,哲学的视野和提问的方式开始发生了变化:以太虚即气为前提,世界只有“如何存在”的问题,而无“是否存在”的问题;对存在方式(“如何在”)的关注,取代了对“是否在”的质疑。冯从吾认为关学致力于“斥异学”,从中国思想演化的角度来看,这里的“斥异学”并非仅仅表现为维护儒学地位,而是同时体现为天道观上视域的转化。

以上的视域转化,其逻辑结果首先在于注重礼学。礼在儒学中与现实世界有更切近的关联,由注重礼,可以进一步引向关注经世致用。与之相涉的是重视实证之学,后者在关学的后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。明代的关学传人韩邦奇便在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数学等方面达到很高成就;晚明的王徵,则进一步吸取了西方近代科技思想,作《新制诸器图说》,展现了新的科学视野。

天道观上对世界“如何在”的关注,在人道观上进一步引向人“如何在”的关切。冯从吾在评价关学时特别提到其另一特点是“一天人”。所谓“一天人”,便可以从天道和人道相关性的角度去理解。在张载看来,从天道观上说,气的变化“顺而不妄”,其中包含衍化之序;同样,在人道方面,社会也有其自身之

序,后者首先体现于礼所展现的人伦秩序。在这里,天道与人道呈现内在的相关性。

在时间和历史的维度上,关学这一学派同时具有不断延续、生成的特点。从张载的奠基,到其后学从不同方面的阐发、展开,关学的内涵在历史中衍化中经历了一个丰富、发展的过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一过程在今天并没终结。《关学文库》一方面包含文献的整理,并在这方面作了总结性的工作;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关学本身的研究,后者包括对关学内涵的现代阐发。从关学的历史衍化看,这种整理、总结和阐发,可以视为关学在今天的某种延续,后者从更内在的层面体现了其独特的意义。

(本文作者: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、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,国际形而上学学会会长)

挖掘“关学”宝贵资源 弘扬中华人文理想

廖可斌

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,“关学”是一个非常响亮、耀眼的概念。张载开启的关学,有非常鲜明的学术特色,有比较完整的体系。它不仅是陕西地方的文化财富,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全国的文化财富。现在把这个主题的相关文献集中在一起,加以全面系统的整理,同时推出一系列深入研究的论著,不仅对陕西有重大意义,而且对全国有重大意义,所以这个选题意义重大,很有价值。

《关学文库》这套书规模也很大,总共有2300余万字的篇幅,全面展现了关学的面貌,显示了组织者、整理者研究者和出版者的责任感和气魄胸襟。

更重要的是质量上乘。从古籍整理的角度来看,这套书的文献整理部分有1870万字,占了较大比例,是这套书的主体部分。现在搞古籍整理,因为大家都讲效率,讲速度,所以很多书都选择了一种整理方式,即影印。影印当然有它的好处,有些古籍还必须影印,以保持原貌,因此影印自有其价值。但影印也有其局限,比如没有做辑佚、校勘、出校记、笺注、标点,也可能没有全面的“整理说明”,没有对版本源流的详细介绍,没有汇编相关资料作为“附录”等等,只是一印了之,因此影印往往不是一种深度整理。而这次《关学文库》的文献整理,组织者和承担者知难而进,选了比较难的、也比较有价值的做法,就是深度整理,有辑,有校,有标点,进行排印。这样做的工作量往往是影印的数倍甚至十几倍,花的时间也长得多,要默默苦干、坚持好多年才能出成果。且不说辑佚、校勘、笺注、标点等,每一个方面都要花很多时间,都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,仅就排印而言,凡是搞过古籍整理的人都知道,一排印工作量就要翻好多倍。如果影印,就不存在校对的问题,编辑对一下胶片就可以了。排印就必须逐字逐句、一个一个标点符号地校对。为了减少错误,校一遍、两遍往往还不够,要校好几遍。将1860万字通通校上几遍,整理者和编辑的工作量可想而知。但经过这样的深度整理,文献更完整、更丰富、更准确、更清楚,研究者使用起来也更方便,其价值就大大提高了,与简单的影印就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我认为好的古籍整理应该达到三条标准,即全、准、清。

第一是全。对这套书来说,所谓全,就是要对整个关学的相关文献收集得非常全,包括对每一位思想家本人的文献也收集得非常全。这套书的古籍整理部分收录了从宋代到近代29位关学家的著作,大部分是首次整理,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展现了关学的整体面貌。其中如林乐昌教授整理的《张子全书》,在原有整理本基础上,“补遗”部分补入了《礼记说》《论语说》《孟子说》三种佚著,还将目前能收集到的张载传记、著述序跋、书目提要等共43种,辑为3个“附录”,成为目前为止收录张载著作和相关资料最齐全、最可靠的一个版本。

当然这个全也有一个度。关学的边界是相对清晰的,但有些文献与它有关,很难完全截然划开。如有些关中文学家的诗文集,有些关中学者其他方面的著作,与关学也有关系,但不是关学的主干内容,它们是不是收进来?这就要考量。如果凡是有点关系的都收,贪多求全,就汗漫无边了。这就需要对关学的脉络进行梳理,对所有文献进行分析、判断、选择。该收的收,不必收的不收。既要全,也要精,突出重